

第六二五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名家列傳

四一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四十二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三十

北魏四

盧淵

高閭

李伯尚

李仲尚

劉模

裴敬憲

盧觀

鄭道昭

文學典第四十二卷

文學名家列傳三十

北魏四

盧淵

按魏書盧元傳元子度世度子淵字伯源小名陽
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之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獎
侯爵拜主客令典屬國遷祕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
爵爲伯給事黃門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祕書監本州
大中正是時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
謂淵曰卿意以爲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
宜更簡上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
勅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
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淵不以介懷及高祖議伐蕭
贊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籍自魏晉以前承
平之世未有皇與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
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于鈞之弩不爲驟鼠發機
故也昔魏武以敵卒一萬而袁紹士崩謝元以步兵
三千而苻堅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

用田豐之謀則坐制孟獲矣魏既并蜀迄於晉世與
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軋之期一同
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
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
糧土有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盈
滌江右然後鳴鑿巡省告成東嶽則天下幸甚率土
戴賴臣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
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
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不爾懼
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末斧斤一加
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
實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日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
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
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
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
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恧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
二公之徒革輶之戎寧非謬歟尋夫昔人若必須己
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
之行匪皆疑懼且曹操勝袁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
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
彭蠡竟非殷困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
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

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荒蕩
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之關左小紛已動
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耗天功深錄誠心勿懷不相
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勦衆七萬將出子午尋以蕭
隨死停師是時涇州羣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
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
口唯裹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尋淵年四十嘗詣
長安將還諸相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
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
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石願
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
生未幾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淵以王師守
常侍尚書奪常侍祿一周尋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
辭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
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都淵面辭曰臣
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
軍期已逼高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鮫耳陛下
宜審之虎果僞降淵至葉具曹虎誘詐之間兼陳其
利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
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蕭鸞遣將垣
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官爵爲民尋
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闋兼太尉長史高
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長史尋爲徐州京兆王
愬兼長史賜絰百匹愈旣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
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勅諸成徵爲之備屢有表聞

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由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既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罪于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除祕書監二年卒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謹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選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元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私沖才官故結爲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沖淵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常侍韓子熙讓弟仲穆魯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警誘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祕書丞出爲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而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勸學業敦課農桑舉田歲倍入爲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貢外散騎侍郎卒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錄曹參軍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

女樂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尋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祕書丞尋以母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轉長兼散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匹謚曰文侯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錄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慶祖粗闊經史兼通算術尚高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祕其醜惡不苦窮治尚書嘗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王或因將出征啓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歷動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未襲

子景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顯祖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錄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實先被病道約延實之妻弟詔以道約爲延實長史加散騎常侍以匡維也末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贊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岳請爲長史岳轉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徵赴晉陽遇忠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道度弟道侃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出之後更娶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競父爵至今未襲

高閭按魏書本傳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廟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雋偉下筆成章本名驥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

古文圖書集成
後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間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譲對鎮圍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離觀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發狁覆斃西推三危之會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元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谷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璣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冠前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元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

勝殘豈遠期月有成翹翹東嶽庶見麒麟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微烈被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算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于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于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耽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干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間表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恆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盈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諳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鄉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

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於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奸巧革慮闢觀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堤防宜厚奸恃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好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恆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盈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諳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鄉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

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噭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閭對問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役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刻北狄悍恩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木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齊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秋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盡則走終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

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一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矛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王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勅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殞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閭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胡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王率徒衆追至西漠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踴躍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復未周之關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

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卒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誘諷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誘諷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半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誘諷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半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高祖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踴躍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復未周之關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

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他但使今之法度必行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問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右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閭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矣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炎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敷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奸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

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諫言抑絕讒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於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旣不遺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刻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諭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刻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祐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成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郡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焚枝竭流終不可絕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刻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以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於泗口汎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

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頒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還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何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根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旣不遺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刻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諭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刻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祐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成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郡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焚枝竭流終不可絕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刻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以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由於泗口汎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

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

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兩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豐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繩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閭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萬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

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動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軒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早幹早聞儒雅著出納清華朝之儕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悽兼懷安駟羸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繪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遷通直散騎侍郎勅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祕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李伯尚

按魏書李寶傳伯尚子輔穎川太守輔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稍遷通直散騎侍郎勅撰太和起居注尋遷祕書丞世宗初兼給事黃門侍郎景明二年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時年二十九

李仲尚

按魏書李寶傳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沖誅時兼侍中高麗尚書邢巒見而嘆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景明中坐兄事賜死年二十五

劉模

按魏書高允傳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遊河表缺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祕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與俱編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日手稍衰多遺模執筆而指

在中書好嘗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道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

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於秦州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

州刺史

定殷弟幼成長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害

閭弟悅雋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尤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
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友並
相愛好至於訓導胄覲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
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閩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
識模獨給所須弔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
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郡積十
年寬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
時年七十餘矣而節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潁
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鄭道昭

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
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
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
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
慕之中山欽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
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
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
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
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二年贈中書侍郎謚曰
文
盧觀
按魏書文苑傳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儔
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
少卿李神儻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
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美之司州牧高陽王羅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欽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襲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宅心魯秉周禮強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
五籍灰焚羣儒坑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
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
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鄒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
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
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
偃僂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
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壤壤之慶而疊爾聞吳
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轡竹罿留
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等妙選英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
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
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
今垂將一紀學宮凋落四術廢弛遂使碩儒耆德卷
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元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
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敎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
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
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微策素然
經術滯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
往年刪定律令謾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
定學令事訖封呈自爾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
經術滯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
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祀業俎豆闢聞遂使濟

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

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

報故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

修生房機構博士見貢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

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覩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

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榮陽

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

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

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

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

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

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

奸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

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

事開二將軍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粗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

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姪風稍行及元又擅權公爲奸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驥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驥孫道標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引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爲嬪出爲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儼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儼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

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

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

淫蕩兒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

閭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

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

引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出爲

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

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譽司州秀才以射策

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

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

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爲行臺郎中事寧還都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爲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

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

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財妻定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

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

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

阜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顯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

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

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

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

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

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

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榮陽邑中正濮陽太守

坐貪穢除名

子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陽太

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

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姊奴亦咸相

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子道邕娶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

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

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

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

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

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

衆人擒執至家斬而殺之思明及弟思和并以武功

自効思明至驃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

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侯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

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轉

通常侍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督討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或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

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豫東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

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豫郢顥四

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侯朱榮死徐州

刺史余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

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

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

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

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既出

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義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

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驃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

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粗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爲余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子雲字道漢歷薦門濮陽二郡貪穢狠藉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元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榮陽太守

子穎考太和中復爲榮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

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陰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弟儀所昵除榮陽太守儀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儀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沖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

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余朱桀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四十三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三十一

北魏五

高聰

賈思伯

思同

鄒道元

崔鴻

子元

袁曜

邢威

文學典第四十三卷

文學名家列傳三十一

北魏五

高聰

按魏書本傳聰字僧智本渤海蓚人曾祖軌隨慕容

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

王元謀甥也少隨元謀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

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

平城與蔣少遊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

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

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

爲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

十年轉侍郎以本官爲高陽王雍友稍爲高祖知賞

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

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勅卿仍居灤洛周視

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蹟喪

甫爾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末恢皇

宇今更造壘書以代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善助

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

轉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

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

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

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

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

同囚於懸瓠高祖怒死徙平州爲民行屆瀛州屬刺

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

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

北徒此文或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

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

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

黃門如故世宗幸鄆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

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

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

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驕麗之節妙盡豐閨之儀

威稜攸疊魁兕憚氣才猛所振勃怒彈心足以肅截

九區赫服八字矣盛事奇迹必宜表旌請勒銘射宮

末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不後葉而喉

昏近侍苟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

射所聰爲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明附及詔追贈修父

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

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龍

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

每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乃因皓啓請青州鎮

下治中公廨以爲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

及皓見截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

侍中高顯出授護軍聽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

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真無遠

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

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平北將軍

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

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

春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

寢緩世宗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實

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

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氣之爲中尉元匡所彈

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惟修營

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軍聰

心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光元年夏

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問之聰對使者

歎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旣無福大臣殞

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戎旅特可感念贈布帛三

百匹冰一車贈撫軍將軍青州刺史諡曰獻聰有妓

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

他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

十卷別有集子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

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

東將軍兗州刺史長雲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

稍遷寧朔將軍過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陽固

按魏書陽尼傳固字敬安性傲儻不拘小節少任俠
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
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
慄無敢言者固啓辯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
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
之軍還言之高祖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
署城局仍從昶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
業以淮南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
徒彭城王勰同鎮壽春敕固爲衍司馬還除太尉西
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爲試
守平北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除給事中
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南王悅南陽長
公主及使懷荒鎮將萬貳望風逃走恆憚農太守裴
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爲治
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
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
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
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誘
諭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宮遵舊章責農桑賤工
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冗元之
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
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
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徵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
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
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

伏願陛下畱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聲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敝益甚因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顧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贍贍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頃因奏固剩請米來免固無事役遂閹門自守著演贖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其詞曰紹有周楨剏兮乃植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衛侯之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後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槩幹流之不息傷艱躡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兮惄惄而不憚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後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槩幹流之不息傷艱躡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兮惄惄而不憚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伊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命之有期兮

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授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洪業於宣元釋臯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諫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禱福之同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詣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今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并紛回平而縣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旦流言而見疑兮先誘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巴放麁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所欵或負鼎而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琴道有大而豈前修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闢於天表且兮季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明兮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而詎龜圉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鶴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被羸縮之由人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祉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

而烹子識同命於二君兮兆先見於禹始樓桑而
發輝兮終龍變於巴庸鑄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鱗殛死於羽
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九江而入
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之同氣
兮乃業行之不改以患蹇爲福兮痛比干之殘軀以
佞諛爲獲安兮哂宰嚭之見屠以舉士而受貢兮悼
史遷之腐刑以進爲無益兮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
爲桎梏兮信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
之乖離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
高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
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袞於遠慮或忌賢而獨
立兮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反
汙見衆兆之紛錯兮韌變化之無方心營營而擾擾
兮乃探衷而進常儼端坐於敝庭兮始拂龜而整策
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龜發兆以施靈兮
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
嘉遯之元蹤兮追考槃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解
朝市之紛若奉貞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
公於箕嶺兮詣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嵯峨兮眺恆
碣之碣礧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闈以尚羊乘元虬
之奕奕兮鳴玉鑾之瓊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山
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蒼梧而
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莘兮問洛宓於
馮夷陵回飈而上驥兮窮深谷而下馳汎扶水而遠
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閒風之峻峻兮覲王母於崦
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

今附光風以傳辭出岷岫之崕嶧兮入汎林之杳
採鍾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戒攜羽民而遠遊兮
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
元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求
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馳越弱
水之渟滯兮躡不周之峻嶺屑瓊華以爲糧兮斟玉
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蜺以爲裳聳景雲
而上征兮撫闕闔而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
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
志駭兮戀舊京而依依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
下遊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濶濶策王良以斂
轡兮命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
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邇回駕於青丘訪古人以首陽
兮亦問道於鳩鳩觀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之悠悠
瞻雒常之鬱鬱兮寶枯矢之啾啾心怡怡而惕惕兮
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岳之迢迢兮何四海之涓涓瞻
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惚惚兮尚
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
霞而乘粒兮亦屑玉而鍊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
瀣以當餐陵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修莖咀玉髓
而充渴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
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攜寫其深情情盤桓而
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惆悵而
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回遊駕而改
轍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衡兮馬依依於跬
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
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

朝樂酣於濁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
蘊六籍於曾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
仁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徵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
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潔
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靈運以
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委化兮無形志之
兩波除紛競而靖默兮守冲寂以無爲寄後賢以藉
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
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
節兮顯親揚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
浮動違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
遊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
志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至
人兮固又作刺謫疾嬖幸詩一首曰巧巧伎伎謫言
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
腹萬毒何厚兮巧伎巧伎一何工矣司閑司忿言必
從矣朋黨噂嘻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
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
日繁子實無罪騁汝詭言番緝緝謠言側入君子
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
及矣泛泛遊冕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予
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覺起我其懲矣我其
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詔諛兮人之蠹兮刺促
昔栗因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千側入如恐弗及以自
容兮志行福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
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
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

其行有依其音蓬條戚施邪媚是欽既讓且妬以逞
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未如之何習習
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鉅淺識伊戾息夫異世
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
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如覆國嗟爾中下其親
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
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
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
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敘自固始
大軍征破石勅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
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
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擇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時悅
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面陳往代
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擇大悅以爲
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將軍如故在縣甚有
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
不進因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
焉神龜末清河王擇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擇被
害元又秉政朝野震悚擇諸子及門生吏僚莫不慮
禍隱避不出素爲擇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常被辟
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
歎曰雖樂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
悅爲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過捷固以前爲元
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悅辟固爲從事中
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
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

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破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
貴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訖勳更表崇雖貴盛固
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
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
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
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
勅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長休之武定末黃門郎
休之弟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爲
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

思同

按魏書本傳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
高祖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高祖
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卽位以侍從之勤轉輔國將
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
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及至
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
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內太
守不拜尋除鴻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榮陽太
守有政績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
同師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賣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織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光祿少卿
仍拜左將軍兗州刺史肅宗時徵爲給事黃門侍郎
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免尋除右將軍涼州
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外出解以男女未婚靈太
后不許舍人徐乾言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

將軍廷尉卿思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
俄轉衛尉卿於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
按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
室鄭注云此二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
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殷夏之世已有明堂矣
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
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
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
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
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
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
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雖雖在官肅肅在廟鄭
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助祭則
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
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間且蔡
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
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
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
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
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
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爲通
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
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
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
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
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

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二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元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卿兼度支尚書轉正都官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授性謙和輕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會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哀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爲元父所寵論者議其趣勢孝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久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榮陽太守尋卽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及元顯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郭光護並不降莊帝遷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爲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兼黃門侍郎兼

侍中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別駕也清河崔光詔先爲治中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詔之亡遺誠子思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詔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爲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二事思同復駁冀隆非錯者十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高謙之

按魏書高崇傳謙之字道讓渤海蓚人崇之子也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畱意老易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監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遺親者妄稱人募別信他軍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

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弟道穆爲御史在公亦有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縹絕所及舉目多是皆有溢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駕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頑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恆敝惟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威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遺親者妄稱人募別信他軍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請訖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

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願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詔甘心忠讓息義且頃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惟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惟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謠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陸下一日萬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與袁叡常景鄒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於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僅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

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詔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緝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僕積外閭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算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

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卽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廷尉時將放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未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誠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勤勿替先業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乃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嘗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誄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總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